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鮑 堦 亭 集
經 史 問 答

三

外編卷九至卷三十五

鮎埼亭集外編卷九

鄞 全祖望 紹衣

行狀

明禮部尚書仍兼通政使武進吳公事狀

公諱鍾巒字峻伯別字稚山學者稱爲霞舟先生南直隸常州武進人也弱冠讀王文成公傳習錄悅之繼遊於釋氏又習養生家言皆悅之已聞顧端文公講學東林書院執經從焉遂盡棄所學一意濂洛之旨又遊高忠憲公之門而所宗主者爲孫文介公之困思鈔是時公年尚未三十已嶽嶽稱人師門下江陰李忠毅公其

最著也公累應科舉不售而忠毅以進士入臺忤逆奄
緹騎逮入京自江陰過武進公出逆之畱歸其家飲餞
忠毅歎曰此後莫令吾兒讀書公曰弗爲眞讀書人已
耳稍讀之庸何傷忠毅笑曰然則莫令從眞先生讀書
因相與訂婚姻而去以明經授河南光州學正遂舉光
州籍成崇禎甲戌進士年五十有八矣知長興縣時與
諸生講學從之者如雲顧以旱潦相仍催科甚拙己卯
奄人崔璘以巡視鹽糧至張甚守令見之蒲伏如撫按
公獨不往及以公事見長揖不屈璘怒而太守亦怒中
以蜚語削籍襍被登舟長興之人送之公曰吾宦於此

有三樂其一爲戴山先生來弔丁君長孺得與證明所
學其一爲重九日登烏瞻山其一則丙子校士得錢生
肅樂也公性恬淡旣罷官卽有投老之意宜興再相頗
以延攬清流爲事遣所知道意許登啓事公笑曰公爲
山巨源請容我爲嵇叔夜公爲富彥國請容我爲邵堯
夫宜興不樂公泊如也辛巳湔除左降諸官補紹興府
照磨陞桂林府推官甲申六月聞國難絕而復醒曰吾
友馬素修必死矣已而果然南中授禮部主事未上國
亡是年公叔子福之以起兵死閩中以原官召之遷員
外郎上書言事權貴不喜公曰今日何日尚欲拒人言

耶唐王將爲贛州之行公曰閩海雖非立國之區然今日所急者選鋒銳進克復南昌聯絡吳楚以得長江或可自固若舍此他圖關門一有騷動全閩震驚矣唐王不能用出爲廣東副使未行閩中又亡遁跡海濱公憤士大夫多失節乃作十願齋說其一曰吾願子孫世爲儒不願其登科第其二曰吾願其讀聖賢書不願其乞靈於西竺之三車其終曰吾願其見危授命不願其偷生事仇又集聚朝革命之際上自夷齊下至遜國諸忠爲歲寒松柏集而從客問以寄其詞曰客有問曰諸君子之死節誠忠矣然無救於國之亡也子何述焉應之

曰子不云乎歲寒知松柏歎知之晚也夫諸君子皆公忠直亮之臣較然不欺其志者也臨難而能勵其操必授命而能盡其職使人主早知而用之用爲宰執則如中國相司馬而遼邊息警用爲諫議則如漢廷有汲黯而淮南寢謀用爲鎮帥則如軍中有范韓而西賊破膽又安得有亡國事乎惟不知而不用卽用之而不柄用漸且憚其方正而疏之惑於讒佞而斥之甚且錮其黨而并其同道之朋一空之於是高爵厚祿徒以參養庸碌貪鄙之輩相與招權納賄阻塞賢路天下之事日就敗壞而不爲補救及其亡也奉身鼠竄反顏事仇嗟嗟

烈女不更二夫況薦枕席於手刃其夫之人乎若輩之肉尚足食耶易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吾將以告後世人主之誤於小人而後知君子者又烏容以無述客又問曰諸君子之抗節者誠清矣曷不死之應之曰記云君子謀人之國國亡則死之謀人之軍軍敗則死之諸君子皆不柄用未嘗與謀軍國事易曰介於石不終日儉德避難夫安得死之守吾義焉耳曰然則恢復可乎曰事去矣是非其力所能及也存吾志焉耳志在恢復環堵之中不汙異命居一室是一室之恢復也此身不死此志不移生一日是一日之恢復也尺地莫非其有

吾方寸之地終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吾先朝之老
終非其臣也是故商之亡不亡於牧野之倒戈而亡於
微子之抱器宋之亡不亡於臯亭之出璽而亡於柴市
之臨刑國以一人存此之謂也曰其人亡則如之何曰
子不見朱子綱目之書法乎書曰晉處士陶潛卒在宋
元嘉四年是靖節千古存而晉未始亡也故商亡而首
陽采薇之歌不亡則商亦不亡漢亡而武侯出師之表
不亡則漢亦不亡宋亡而零丁正氣諸篇什不亡則宋
亦不亡子謂空言無補將謂春秋之作曾不足以存周
乎客慨然而退時有以公流離海外勸之歸者公作止

歸說謝之丁亥冬監國至閩閩中士大夫皆觀望不出
公曰出固無益也雖然不出則人心遂渙以死繼之耳
乃入朝拜通政使至則申明職掌言今者遠近章奏武
臣則自稱將軍都督文臣則自稱都御史侍郎三品以
下不屑署也至所在游食江湖者則又假造偽印販鬻
官爵僵臥邱園而曰聯師齊楚保守僕御而曰聚兵十
萬以此聲聞徒致亂階臣請自後嚴加覈實集兵則稽
其軍籍職兵則攷其敕符王是其言陞禮部尚書原官
如故兼督學政從王幸浙所至錄其士之秀者入見於
王僕僕拜起人笑其迂公曰濟濟多士維周之楨可以

亂世而失教士耶時朝政盡歸武臣公卿不得有所可
否公歎曰當此之時惟見危授命是天下第一等事不
死以圖恢復成敗尚聽諸天非立命之學也當此之時
惟避世深山亦天下第一等事微幸以就功名禍福全
聽諸人非保身之學也姚江黃都御史宗義招公居四
明洞天公答之曰故人有母固應言歸老生從王所在
待盡而已遂退居補陀舟山師潰公曰昔者吾師高忠
憲公與吾弟子李仲達死奄難吾爲詩哭之吾友馬君
常死國難吾爲詩哭之吾門生錢希聲從亡而死吾爲
詩哭之吾子福之倡義而死吾爲詩哭之吾老矣不及

此時尋一塊乾淨土卽一旦疾病死其何以見先帝謝諸君於地下哉乃復渡海入城九月初二日與張閣部肯堂訣曰吾以前途待公至文廟右廡設高座積薪其下捧先師神位舉火自焚賦絕命詞曰只爲同志催程急故遣臨行火浣衣時年七十有五僕徐甲負骨以歸夫人劉氏福之字公介公第三子少聰穎年十五能文侍父之任光州集光庠諸名士較藝福之卽與對壘尋循例應州試卽成州諸生尋歸應本邑童子試卽成邑諸生從諸生應歲試卽成廩膳生從諸廩生應貢試卽成選貢生故自成童以至弱冠無不以科名期福之者

福之亦雅自負落筆不作凡近語奧思怪字初閱之不可句讀徐解之法脈井然非以艱深文淺易也讀書該博無所不窺而尤畱心經濟感時事亟嘗上箋其父曰天下事無非兵理處今亂世非將畧兵法無以處事馭人杜牧注孫子云得其一二者爲小吏盡得其道則可爲大吏也今見當事統數百兵卽譁矣大吏見數十亂民卽倉皇矣有地方之責者凡其地弁將營卒縉紳耆老吏胥役隸以及盜賊土豪無不畱心著眼以法詰糾部勒之密密有心腹爪牙之用則卒有事變可以制置公深異其言乙酉常州城破職方吳易起兵太湖福之

應之兵敗死焉吳氏之先本無錫人其遠祖有以革除去御史之官歸隱者三遷至武進之橫林卒而葬焉遂家於此公所著有周易卦說大學衍注霞舟樵卷語錄藏於家海外有稚山集在吾鄞至今長興人有霞舟書院

明工部尚書仍兼吏部侍郎上海朱公事狀

公諱永祐字爰啓別號聞玄南直隸松江府上海人也崇禎甲戌進士釋褐刑部主事調選部爲人忼爽英駿篤於朋友之誼而中無城府凡交際者皆竭力獎借之顧大節所在則持之甚固莫能奪也乙酉南中大亂預

於松江夏陳諸公之師事去棄家航海唐王進郎中改
戶兵二科都給事中遷太常寺卿兼原官總制尚書張
公肯堂公同鄉也力薦公請以爲北征監軍詔公監平
彝侯周鶴芝營而鄭芝龍密約降諸將之兵不得發鶴
芝以軍入海相機進止屯於鷺門芝龍之降也棄福州
入東石東石與鷺門近公偕鶴芝流涕諫之不能得乃
謀遣刺客殺之常熟趙牧者勇士也素常謁公幕下公
召語之曰足下往見芝龍詭稱欲降北自効者芝龍必
相親遂擊殺之以成千古之名牧欣然請行芝龍方匆
匆牧累晉謁不得通遂止於是公以鶴芝之軍移海壇

是時鄭成功雖起兵而未集鄭彩自浙東來亦未至而公收拾已散之人心以扶大義海上翕然明年正月復海口鶴芝之故里也卽以林學舞與牧守之四月大兵攻海口牧出戰累勝而大兵日益城破學舞牧俱死之魯王再出師加公刑部侍郎監軍如故丁亥公浮舟與張公肯堂徐公孚遠至翁洲海上之局皆諸帥枋之更勝迭負強者當國互相魚肉鄭彩始與鄭遵謙稱爲兄弟已而殺之又與周瑞爲父子不久卽交惡鶴芝亦嘗稱門生於彩已而交鬪而鄭成功深不喜彩鶴芝與瑞乃兄弟相疾如仇此閩中諸帥之畧也黃斌卿尤

猜忌連殺荆本徹賀君堯雖與張名振爲親家思并其
軍又欲殺王朝先名振部將阮進歸斌卿已而又與斌
卿交惡復與名振合名振又枉殺朝先此浙中諸帥之
畧也其中文臣左右其閒動卽獲咎如熊公汝霖錢公
肅樂沈公宸荃皆以此死姚江黃都御史爲作海上慟
哭記述之而獨公回翔海上徧得諸帥心鶴芝尤敬公
卽斌卿亦與公最相得莫知其所以然也王至台加公
吏部侍郎翁洲建國以工部尚書仍兼吏部事公令鶴
芝兄弟以軍屯溫之三盤爲犄角焉公素未講學至是
與吳公鍾繼講顧氏東林之學或笑之曰有是哉公之

迂也公曰然則厓山陸丞相非耶翁洲破公病甚大帥執公呵之使跪公衣冠挺立不屈大兵斫其脅大罵而死大帥幕中有時甲者舊嘗受恩於公者也懼大帥且梟公首以金賂守者竊其尸與公僕負出城血涔涔流不止其僕哭曰公生前好潔雖盛夏不肯使汗沾衣今乃爾耶其血應聲止時城中鼎沸無所得棺火葬於螺頭門外公家婦女亦多死者不能得其詳也

明兵部尚書兼掌都察院事鍾祥李公事狀

公名向中字豹韋號立齋湖廣鍾祥縣人也崇禎庚辰進士知長興縣以能調知秀水浙右素稱難治豪紳比